

# 尋找從前的旋律

作者: 貓春卷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 楔子

「嗚嗚嗚.....媽媽我不要上學.....媽媽不要離開我.....我要回家.....嗚嗚.....」小孩們的哭泣聲在校門外此起彼落，令家長們變得束手無策。

今天，是幼稚園的開學日。一個個子不高、以蝴蝶結束着辮子的小女孩——張韻晴獨自一個到課室玩洋娃娃。她與別的小孩一樣都不想離開媽媽，可憐地她媽媽早就因為要趕去上班離開了。

「嗨！妳叫什麼名字？」忽然有個男孩走到韻晴跟前問道。

「.....我叫做張韻晴。」韻晴對突然的問題感到震驚，趕緊抹去臉上的淚水。抬頭一看，擁有一雙烏亮亮的眼睛、一頭微微捲曲的棕褐色短髮的男孩向她微笑。

「我叫李逸謙，做個朋友好嗎？」他伸手示意。

「嗯。」韻晴點頭伸手與逸謙握手。

「握握手，做個好朋友。我們現在都是好朋友了，送給妳吧！爸爸說安慰朋友是應該的，不要哭吧。」逸謙天真說道。並拿出一個小木盒給她。小木盒就像普遍的扭計般般大，旁邊有個上鏈位置，裡面有一個金屬圓筒、許多一條條鋼製簧片以及齒輪螺絲等，木蓋上還刻上音符圖案。

「這是什麼來的？噢！它懂得發聲呢！這首是River Flows in You 對吧？好神奇啊！」韻晴替小木盒上發條，發條帶動金屬圓筒旋轉，金屬圓筒上的銅製簧片被一粒粒突起的圖點敲響，奏出一段音樂。韻晴一頓時忘了剛才被媽媽遺棄的事情，興奮地搖晃逸謙的手臂。

「對啊！它是一個音樂盒，是我爸爸親手造的。厲害吧？」他沾沾自喜。

「好厲害啊！教我造一個好嗎？」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睛凝望逸謙。

「好吧，遲點待我學會造一個的時候教導妳吧。」他答應道。

「謝謝你！」韻晴以最天真最燦爛的笑容說道。

在其後的兩年，韻晴跟逸謙的友情愈來愈深厚，令街坊都認為他們是一對兩小無猜的情侶。

直到一天放學後，韻晴如常地跟着逸謙到遊樂場玩耍。逸謙坐在正在堆沙城堡的韻晴問道：「如果有天我不在，妳會想念我嗎？」「嗯，我會十分想念你的。」「如果我去到了很遙遠的地方，妳會記得我嗎？」「為什麼你今天好像怪怪的呢？」韻晴納悶道。「回答我吧。妳會記得我嗎？」逸謙的這個嚴肅表情是韻晴從未遇見的。「嗯。」「真的？」「真的。我無論如何都會一定記得你的。如果我不記得的話，我以後都不再堆沙城堡！」堆沙城堡是韻晴最喜歡做的事，可見她是認真的。「謝謝妳，妳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終於學會造一個音樂盒了！送給妳吧，找天再教妳造一個。」「好漂亮！謝謝你啊！」「不用客氣。時間不早我要走了，不要忘記剛才所說的對話。再見。」逸謙站起來拍拍褲子上的沙說道。「再見，明天見。」韻晴揮手回應道。

第二天，韻晴再不能跟逸謙上學、玩耍了。

因為逸謙失蹤了。

待續...

# 第一章

「滴答。滴滴答。」

床邊的鬧鐘聲與窗外的毛毛雨聲剛好融在一起，湊成一首寂寞的小曲，配會病床上的女孩更顯得她十分孤獨。

「你終於醒來了嗎？陳醫生剛通知我你醒來就趕過來了。抱歉路上交通不暢順令我晚了。」一個中年婦人及身後的女孩衝入病房破壞了那陣沉寂的空氣。病床上的女孩面色蒼白，疑惑地望着婦人指着女孩問：「媽.....她是誰？」婦人不敢相信：「難道你忘記了嗎？韻晴，她是逸詩啊！」說後便跑出去找陳醫生。「她就是逸詩嗎？」韻晴凝望着錯愕的逸詩心道。「韻晴，難道你真的忘記了我嗎？我是李逸詩啊！」逸詩不敢相信。「對不起，我真的記不起來。」韻晴無奈地向抱頭痛哭的逸詩道。

「很抱歉，張韻晴因去年意外令腦部失去了部份記憶，但不要着急，她會好起來的。」陳醫生對張婦人解釋道。「那.....有什麼辦法可以令她恢復那段記憶呢？」她嘗試把顫抖的身體鎮定下來。「帶她去做一些她以前喜歡做的事情吧，或許會對病情有幫助。當然也要靠她自己的意志力。」「好的，謝謝陳醫生。」張婦人感激道。

張婦人展開笑容，再次走入病房。「來吧，我們一起回家吧！」看見韻晴旁邊的逸詩，續道：「逸詩，反正你家就在我家附近，不如送你回家吧。」逸詩點頭不作聲，幫忙收拾東西。

回到家裏，韻晴眼眶不自覺充滿著眼淚，母親見狀：「你記起了什麼嗎？」「不，只是有點熟悉的感覺。」韻晴趕緊抹去淚水。「你回房休息一會兒吧，畢竟醫院距離家兩小時車程，想必你累了。我要回公司處理剩下來的的工作，有任何事情通知我，許可的話我會趕回來的。」張婦人說罷，走出家門。

韻晴躺在床上，逸詩的容貌總不能在腦海中揮之而去。「她真的叫逸詩嗎？總覺得有個人好像她...」韻晴思索。

待續...

## 第二章

藍天白雲，陽光普照。韻晴漫無目的在青草上散步。

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覺前方有一班幼稚園學生正在進行集體遊戲，有個束着馬尾的小女孩突然被石頭絆倒了，腿上的傷口血如泉湧。韻晴正想走去前方看看小女孩的傷勢，但她身後的男孩比她快一步，跑到小女孩面前檢查傷口，拿着手上的棒棒糖安慰嚎啕大哭的她，隨行老師亦趕快走到小女孩那兒包紮傷口。韻晴卻步，只是遠距離地望著他們。那個小女孩忽然抬起頭，韻晴凝望着她驚訝得說不出來——小女孩跟她小時候的樣子、名牌上的名字簡直是一模一樣的。正當韻晴想再仔細看時，有道強光逼使她不能睜開眼睛。

畫面變黑，本來的草原變成白茫茫的天花。

噢，原來只是夢一場。

那個小女孩是我嗎？

如果是，那個男孩又是誰？為何一點印象都沒有？韻晴思索着。